

文 史 荟 萃

张 志 诚 主 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5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页23万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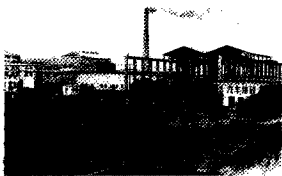
ISBN 7-306-00129-9

K·13 定价4.50元



上图是遂城新貌，下图是遂溪天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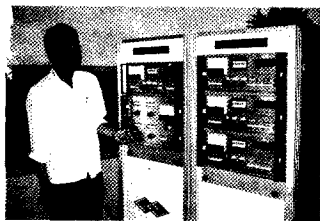
遂溪县洋青二糖厂，是广东省的先进企业，该厂厂长唐永钦被评为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左图是洋青二糖厂的一角。



新桥糖厂是遂溪县创建最早的一间企业。近几年来，大搞技术革新，推出不少新产品，其中多维营养糖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新产品。本图是该厂厂址和多维糖样品。



连溪县附城区创办的水玻璃厂和复合肥料厂是新兴的乡镇企业，质量达到省级要求，很受群众欢迎。左图是水玻璃厂址，右角是复合肥料样品。



黄略水泥厂是广东省先进乡镇企业，产品质量达到省级要求。该厂厂长钟利被评为广东省开拓型乡镇企业家。



雷州林业局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人工林基地。该局曾先后接待过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该局局长祁述雄参加过联合国林业专家研讨会，现在是中国桉树研究会理事长和中国桉树研究所开发中心的负责人。该局综合厂生产的 EF 植物生长促进剂和 GLT 斜浆稀释剂在全国很著名。

序

李英敏

遂溪县政协编《文史荟萃》约我写序，我本想推辞，但想起遂溪县，便有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使我非倾诉一番不可。

我同遂溪人民的革命情谊，不只因为我们同是广东南路地方的人、同在南路特委领导下和同在一支革命军队里，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和风俗习惯都差不多，但更主要的是，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遂溪的英烈们、战友们、乡亲们给我的影响、教育和帮助，却使我永生难忘。

我生长在北部湾畔的北海市。在钦、廉四属中，北海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党的南路特派员、农民运动领袖黄学增同志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派了江刺横、苏其礼、简毅、韩盈等同志来北海领导革命运动。那时我虽是一个11岁的小孩子，但我知道这是革命的行动。《打倒列强》这首歌，还是他们教给我唱的呢！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江刺横、李雄飞等七名共产党员被捕，5月3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北海市中山路伪审判厅前的海滩上。这里离我家很近，我亲眼看到了他们英勇就义的情景，深受其教育。第二件，是1929年10月，在遂溪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女英雄、铁骨铮铮的钟竹筠大姐，在东兴被捕，押送到她的第二故乡北海市，受尽了酷刑折磨后，被反动派杀害于西炮台。她当时身穿黑色衣服，坐着东洋车赴刑场，一路上慷慨陈词，挥手向乡亲们告别。钟大姐没有想到，在告别的人群中，有我这么一个少年——她的事业的继承者、接班人之一的我。第三件，是1927年秋，遂溪县委领导的一支农民自卫军，渡海到了北海所属的斜阳岛，与当地渔民结合，坚持了五年气壮山河的武装斗争，于1932年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余道生等大部分同志英勇战死，薛经辉等40多位男女老少战士，在西炮台英勇就义。在参加革命前，我虽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但启发、教育我最大的，是江刺横等7位共产党员、钟竹筠革命大姐和在斜阳岛上英勇无畏的农军指战员们的光照人间的事迹。我得到这样的滋养培育，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们没有辜负在遂溪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革命先烈们，就在他们流血牺牲以后，我们接过革命的火炬，跑步前进。我们在北海、合浦、钦廉四属，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与全国人民一道，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埋葬了蒋家王朝。我深深地懂得这样的真理：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自有后来人，革命先烈们的血决不会白流。

我参加革命以后，走过的地方多了，见闻广了，认识的战友和群众也多了，特别是我认识了许多遂溪的同志，他们是党派到我家乡来工作的。我家乡也有不少同志调到遂溪去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南路特委多次派部队来我家乡开辟新战场，不少遂溪的同志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钦、廉四属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使得我们的友情日益深厚，心贴得更紧。就我个人的遭遇说来，有两件小事至今使我念念不忘：一件是在1940年夏天，我调来南路特委等待分配工作，当时特委

让我们住在遂溪县境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的农民生活很贫困，住的茅屋是泥墙，四壁空空，可是主人却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当然，他们养不起我们，每天晚上，都由和我们联系的李敏同志（外号鹤佬邓），带来十多斤大白薯，作为我们四人一天的粮食。另一件事是，我们在去海南岛的途中，遇到顶头风，船在海上飘了好几天，饿得我们头晕眼花，最后在一个小港里停泊下来。那里仍是遂溪的地面，我们到一个小渔村去找点水喝，见到一位老大娘，她听不懂我们的话，但却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便慷慨地捧出一钵白薯汤，让我们喝个够。我们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给她，她怎么也不肯收，我们只好再三地感谢她。我虽不是韩信，但两次碰上“漂母”，革命的“漂母”，一粥之恩，永志难忘。

去年春天，我从海南岛归来，路经遂溪县城，看到庄严雄伟的烈士陵园，我高兴得大声叫好。我对遂溪县领导同志尊崇革命先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充满了敬意，也勾起了我的心事。解放后，我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从党政部门转到文艺战线，这无非是希望我多写点东西，我确实写了一些电影剧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大多数是写海南岛的。我想起牺牲在北海海滩上的七位共产党员，想到我们的女英雄钟竹筠，想起斜阳岛遂溪农军浴血奋战的壮烈情景，想到从遂溪过来的老一团、三支队，想到洪荣、练炳强这些英雄，想起过早离开我们的李敏同志……我觉得欠了遂溪人民的债，欠了南路人民的债，也就是欠了养育我的人民的债，我一定得偿清这笔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地方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方志等逐步重视起来，各省、地、县都设有专门机构，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工作，出了不少刊物和小册子。但

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搜集的材料，不广、不深、不具体、不确切，许多同志还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许多文字材料已逐步丧失。比如在50年代初期，我找到一本陈汉光在海南岛的《剿共实录》，有许多红军将士照片，最宝贵的有一篇红军师长王文字的演说词，可惜这本资料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但我相信还会有的。我记得斜阳岛的战斗，陈济棠和陈策出过一本书，书名我忘记了，但我也相信人间尚有留存。最重要的是口头资料，许多老干部、老党员，地方上的老人和老知识分子，都是一座座“资料室”、“图书馆”、“博物馆”。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不让他们讲，不让他们写，“资料室”、“图书馆”、“博物馆”就要“关闭”了。说是抢救，一点也不夸张。

党史资料很重要，文史资料也很重要。比如，对遂溪的党史，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但对遂溪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历代著名人物，语言、人情、风俗，从正史到民间传说等等，可以说是毫无所知。我对遂溪地方语言很感兴趣，它和海南话、潮州话、闽南话的历史渊源是怎么样？前几年我到了闽南，听了他们的话，看到他们一些风俗习惯，和海南、雷州半岛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惜我对历史的无知，找不出答案来。又如海南的琼剧，和闽南地方戏很接近，福建的同志很清楚，这是从福建传到海南的，是有文字历史记载的。所有这些，对我们全面了解一个县、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这几年，工作之余，我写了一些革命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有为海南岛写的，也有为南路以及我家乡写的。我有个体会，写这些资料和回忆录，是为了把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

传之后人，因此，要力求客观真实，不带任何主观偏见，不要狭窄的地方观念，特别是不要掺杂个人的东西进去。我看了一些旧时代的州志、府志、县志，他们写人物，不限于本地的，凡在本地工作过，有政绩，有影响，有贡献的，都列进去。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在海南工作时，知道黄学增同志担任过琼崖特委书记，并且是在任内牺牲的，可是对黄学增的历史，我却几乎一无所知。去年，我在老战友的推动下，开始编写一本《琼乡人物志》，把牺牲的英烈和现在尚健在的老党员、老干部，不管是本地或是外地的，一律编入。同时，对长期帮助支持我们党的民主人士、专家、学者，也编了进去。这么一来，我觉得对我的故乡的革命斗争，才有个粗浅的了解，对我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帮助。

还有一点，我觉得各县、各地方之间，互通信息，交换资料，交流经验也很重要。我有位老战友、老同学，名叫陈铭炎，牺牲时在东江纵队工作，到东纵之前，他到底干过什么？故乡的人一无所知。后来，东莞县委党史办和我们交换情况，我们才知道他曾任东莞县委书记，许多问题很快就搞清楚了。还有一位是简毅同志，在大革命时期，由黄学增同志派来北海工作，“四·一二”以后，他脱险离开，以后情况不明。听说该同志还活着，就是找不到有关他的确切信息，如见到他，他会给我们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的。

遂溪是我们南路建立党组织最早的一个县，也是大革命时期南路唯一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它对革命的贡献很大。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整理、搜集它的材料，载入史册，以便教育后人。同时，遂溪又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发达、人材济济的地方，文史资料非常丰富，征集出版，不只是对遂溪，而且对粤西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前进，我们中华民族在腾飞。南海之滨，春意盎然；神州大地，一片青葱，繁花似锦。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吧！

目 录

序	李英敏 (1)
遂溪溯源	陈学爱 周济清 (1)
古代遂溪三县治	陈学爱 (8)
铁杷县治故址考	彭德生 (14)
珍珠城小考	张志诚 (19)
汉伏波将军在遂溪的遗迹	钟达三 (23)
寇准与寇竹渡	张志诚 (26)
苏东坡与乐民“文明书院”	张志诚 (30)
陈御史传略	陈 江 (35)
遂溪古代名宦洪泮洙	戴明光 (39)
遂溪近代名人陈乔森	戴明光 (45)
清代罗家两举人	张志诚 (49)
遂溪荔枝史话	张志诚 (56)
遂城今昔	钟达三 (60)
闻名中外的遂溪抗法斗争	苏宪章 (64)
遂溪抗法知县李钟珏	阮应祺 (72)
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遂溪县农民运动	阮应祺 陈泽南 (84)
大革命时期震撼南路的乐民起义	杨杰生 (95)
江洪工团军纪事	黄志良 (101)
著名农运领袖黄学增	阮应祺 邓荣诗 杨杰生 (105)

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黄广洲一家·····	张 弼 (117)
韩盈烈士传·····	张 弼 (127)
南路妇运领袖钟竹筠·····	陈 章 杨杰生 (134)

遂溪青抗运动始末·····	陈其辉 (140)
抗战初期遂溪县重建党组织的情况·····	王国强 (148)
回忆抗战初期遂溪县的统战工作·····	陈其辉 (155)
抗战初期麻章乡政干部训练班概况·····	陈 章 (163)
回忆抗战初期的遂溪话剧活动·····	陈 炎 (170)
回忆抗战初期的王子初先生·····	王国强 (175)
抗战前后的遂溪“高铁”两派·····	陈 章 (181)
活捉日伪团长“黑肉鸡”·····	张志诚 (189)
老马起义的回忆·····	唐才猷 (196)
奇袭新墟·····	张 弼 (202)
南路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张 弼 (207)
夜袭机场·····	张 弼 (217)
智送情报·····	杨秋明 (225)
陈一林起义的前前后后·····	张 弼 (230)
血战笔架岭·····	张 弼 (243)
城月之战·····	张 弼 (250)
解放前遂溪民主建政情况的回忆·····	陈开濂 (257)

遂溪教育史话·····	李 庆 (265)
张一凡教授在遂溪·····	陈 炎 (272)
黄镜秋先生捐资办学记·····	戴兴华 (276)
寮客乡成立教育奖励基金会·····	李 庆 (279)
木偶艺术大师李春田·····	杨杰生 (282)

警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军官陈式恒……	甄杰 (288)
陈熙史略及其儿孙概况……	钟达三 (292)
人民的好医生——梁碧儿……	何启芬 (297)
苏东坡传说二则……	肖良泰 (302)
万年桥与傍塘桥趣谈……	钟达三 (305)
司马将军与司马塘……	肖良泰 (309)
遂溪孔子庙与北坡学孔村……	肖良泰 (311)
石谷白的传说……	周彬 (313)
丁当石与牛鼻水……	肖良泰 (316)

遂溪溯源

陈学爱 周济清

遂溪县地处雷州半岛北部，在古代是古越族聚居的地方之一。战国时，楚灭越以后，越诸族子弟奔居岭南，割据自立，各称君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君长国，历史上称为百越。当时，广东称扬越。至秦兼并六国，统一中国以后，于公元前214年又征服了岭南诸越。从此，遂溪便归入秦的版图。另据《汉书》载：“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由此可见，自秦平定天下以后，随着历代人口的逐步迁徙，越族不断受到汉族的同化，遂溪便逐渐变为以汉族居住为主的地方，原来的越族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

一、史前概况

秦汉以前，遂溪的历史有文献记载的不多，根据近年文物普查发现，在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定居于此。由于当时人口稀少，以及从事原始生产的缘故，人类只能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台地或沿海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以采集或渔猎为主要生产手段，来获得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根据有关专家鉴定，在现在江洪区东边角村的鲤鱼墩贝丘遗址，正是一处在古海滩上的小岛遗址，这个遗址现存面

积约1500平方米。在古代，这里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附近有北草河，海滩上有取之不尽的各种贝类和鱼虾；陆地上有各种动物可资捕猎。古人在这里长年累月地生活，遗留下来的贝壳布满小岛，堆积层厚达一米半以上。在堆积层中，我们发现了当时的墓葬及其使用过的原始工具（如磨制石器、陶纺轮等），以及用于煮食的陶器残片和装饰品、牛牙、牛骨等遗物。这些出土文物，反映了当时遂溪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就已掌握了用各种植物纤维纺织布料并用以制作衣服的方法，以及用贝壳或鱼骨等制作各种装饰品，打扮自己。根据省考古工作者的判断，这处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有五千至七千年的历史。又如杨柑区老河乡南边村的台地遗址，则与鲤鱼墩遗址有点不同，虽然同是靠近沿海，但贝壳遗留不多，而且又以小件石器为主，大概这里在当时是以捕鱼为生的，但由于该处遗址受到严重破坏，现存资料不多，所以难于判断。但从出土的陶片等文物分析，却可以肯定年代不会晚于鲤鱼墩遗址。又如附城区边湾村遗址，根据出土文物分析，是属于农耕类型的。该处遗址出土的文物，较大的有肩石斧和石碓等。这类石器扎上把柄就可以挖土。所以，从这些出土的文物看，居住在这里的古代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类似这样的石器，前几年在前进农场靠近螺岗岭西南面的鸽岭队也曾发现过。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居住在这里，并且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来开拓遂溪这块原始土地，创造了遂溪的光荣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另据《遂溪县志·沿革》载：“按史迁顓頊记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莫不底属。遂邑在交趾之东，与中土较

近，可知五帝时已通声教。特地处边徼，未尝专为置吏，故无可考耳。”当时的原始人是否与中原有交往，并接受“五帝”的“声教”呢？这些我们暂且不去考究，但多少已记述到遂溪古代有原始社会的存在。到了商代，中原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以后，我们这里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属于濮的原始部落，这却是根据的。

岭南的奴隶社会，大约是从古越族开始的。1983年，省市考古工作者对广州象岗山的第二代南越王（文帝）墓进行了发掘整理，发现其中有十多具陪葬人，经考证，这些陪葬人是墓主生前的姬妾或侍从杂役等。《史记·南越列传》对第三代南越王记有：“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这些都说明了南越王对落后残忍的殉葬制度不愿意废弃。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汉代才废止。由此不难看出，岭南一带的奴隶社会，从兴到衰，都比中原较晚一些。

二、设置县治之前的遂溪历史

遂溪在春秋时，其地理位置属楚越之间。战国时，于公元前355年楚灭越以后，“越诸族子奔居岭南，各称君长，号百越，其时遂溪境为百越南境。”（见《遂溪县志·沿革》）。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大军五十万平百越，后设南海、桂林、象郡，设一尉统领三郡。其时，遂溪地属于象郡。

另据《遂溪县志·沿革》载，秦末，天下大乱，诸侯纷纷割据自立。在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已罹病，自知难于治愈，即召龙川令赵佗纵析天下及岭南的军事政治形势，认为当时群雄纷起，割据自立，岭南地广物阜，足可立国，劝赵